



經典傳承 願願相續

國家圖書館 2022 敦煌學論壇

莊惠茹 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編輯

一、前言

國家圖書館 (以下簡稱本館) 典藏之敦煌文獻共百餘卷, 為臺灣公藏之最, 為了深化這批館藏的研究量能, 本館特邀國際知名敦煌學者方廣錫教授重新整理, 撰寫敘錄, 並於本 (111) 年 1 月與聯經出版公司合作出版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卷子》, 期盼這一套六冊煌煌巨著的編輯出版, 能為國際敦煌研究挹注新能量。

欣逢世紀瑰寶, 風華再現, 本館特於 4 月 29 日 (五) 下午 2 至 5 時, 於本館 3F 國際會議廳舉辦國際敦煌學論壇, 會中邀請 5 位海內外知名敦煌研究學者齊聚一堂, 分享其研究成果, 為大家揭開這批世紀瑰寶的神秘面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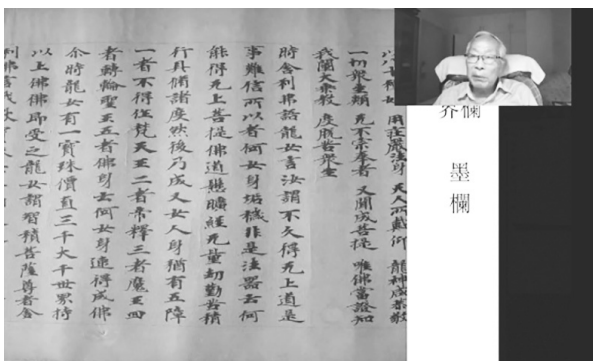
曾淑賢館長開幕致辭 (111 年 4 月 29 日)

二、論壇紀實

本次論壇被喻為是「黃金陣容, 夢幻組合」! 本館曾淑賢館長致詞表示, 很開心可以跨越疫情藩籬, 以虛實整合的方式辦理國際論壇, 其並藉論壇名稱「願願相續」, 祈願經典的傳承如佛法的願力綿久流傳、永續不斷。

(一) 專題演講: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方廣錫教授

論壇首先邀請方廣錫教授以〈寫本形態探略〉為題進行專題演講。方教授總結多年檢視敦煌原件之心得, 分析敦煌寫本之界欄格式及畫法。方教授表示, 敦煌卷子中的界欄有墨欄、硃欄、烏絲欄、刻劃欄、折疊欄、混合欄等多種表現形式。一般界欄大概可分為上欄、下欄及垂直的豎欄, 若豎欄衝出上邊, 稱「衝天」, 衝出下邊則稱「立地」, 俗稱「頂天立地」; 以「墨欄」為例, 在南北朝時期的某種黃色特定紙張寫卷上, 偶見在上下墨欄邊戳出對應的針孔, 作為界欄定位之用, 可做為斷代依據。敦煌寫本所見的界欄多精細筆直, 其繪製工具歷來有墨斗說、鉛條說等。以墨斗說為例, 若仔細觀查原件, 會發現並未有使用墨斗彈線時常見彈出的小墨點; 而使用金屬鉛條畫線, 則墨欄上應會有鉛線之金屬光澤, 亦未見。方老師根據中國傳統繪畫中常以「筆船」來畫宮殿、欄竿等建築之「界畫」技巧, 說明敦煌寫卷中的筆直的墨欄, 應即是使用「筆船」畫成的。



上海師範大學方廣錫教授演講（111年4月29日）



鄭阿財教授進行專題演講（111年4月29日）

（二）第一場次首位主講者：南華大學退休教授鄭阿財教授

本次論壇共分二個場次舉行，每個場次共2位發表者。第一場次首先由鄭阿財教授則以〈敦煌寫本原生態在高僧因緣記研究的運用〉為題進行發表。鄭教授指出，《高僧因緣記》是以高僧個人行跡作為信眾學習修行典範的僧傳文學作品。佛教東傳，隨著中土佛教發展而興起的高僧崇拜，受《付法藏傳》西天祖師聖者說的影響，中土高僧也接續而成為信眾崇敬禮拜的對象，甚至有高僧因緣記、高僧圖像的撰作與繪製。敦煌寫本有九件分抄《佛圖澄和尚因緣記》等六種因緣記的寫本，過去研究多採文體分類進行校錄與研究，鄭教授有鑑於寫本原生態是瞭解僧傳文學發展及考察寺院、僧人使用此類文本實況的珍貴材料，故特據高清圖版及數位掃描，展開高僧因緣記寫本原生態之考察；從同卷匯抄同主題多種文類多篇文本、同卷匯抄多種多元文獻等情況，進行現象析論；結合敦煌石窟繪製的高僧因緣變相及高僧圖像，圖文互證，以釐清高僧因緣記在佛教法會、儀式與石窟寺院等活動空間所呈顯的文本性質與宗教功能。

（三）第一場次第二位主講者：京都大學榮譽教授高田時雄教授

本場次第二位發表者高田時雄教授，以〈吐蕃時期敦煌藏文音寫的人名〉為題進行發表。高田教授表示，自古以來，敦煌的大部分居民都是漢族，這一時期的官方語言是藏語。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量文獻中，有不少是用藏文書寫的，而這些藏文文書大多是在吐蕃時期的敦煌漢族社會背景下產生的。在吐蕃末期展開了一個大規模的漢藏寫經事業，許多漢族居民成為抄寫人，總數有一千多位。此外，還有寫經用紙的分配清單、寫經完畢後的報告等，其中也可以看到許多漢族人的名字。這些用藏文書寫的漢族人名當然也出現在漢文文書中，通過比對這些用藏文書寫的人名和漢文文書中的漢字人名，我們可以獲得更多關於吐蕃時期敦煌漢族居民生活的具體信息。這些藏文音寫人名的音系接近長安的標準音，說明在吐蕃時期，長安標準音仍在流行。在本館所藏藏文寫本中亦有列出漢人的名字，這是在吐蕃早期敦煌漢族居民向官府借種，收穫後歸還的名單，這樣珍貴的文獻未見於其他敦煌收藏單位，更顯本館館藏的珍貴。



京都大學高田時雄教授發表（111 年 4 月 29 日）



王三慶教授發表（111 年 4 月 29 日）

（四）第二場次首位發表者：成功大學名譽教授王三慶教授

第二場次首位發表者為成功大學王三慶教授，其發表的論文題目為〈從「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」說起〉，藉由本館館藏〈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〉一卷的整理與回顧，說明文獻的公布對學術研究上的貢獻。王教授分析館藏敦煌卷子第 08953 號（新編臺 134 號 A）〈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〉，得知本篇凡有結壇、散食、迴向及發願等幾個段落，也說明其在儀式中的意義；另一方面也蒐羅敦煌寫卷有關的文獻，考辨這些卷子的類別及在佛教史上蛛絲馬跡的些微轉變。再者，由於這類法會從官方到民間密集的舉行，致使一些高僧大德每常編輯這類可以隨時應用的文式範本，供給釋道等宗門內的人所寫錄或學習；並且在各種齋懺法會中，就可立刻從自己的工具箱裡拿出合適當下人、地、時、事、物的套格文式，在將舉行的大會上念寫運用。也因如此，處在密集又迫切需要法會的隋唐時代，僧道們除了盡力完成一己的職責外，更可得到豐厚的齋懺酬報。這等結果，對於民間教育或寺廟經濟的影響，無疑都相當的深遠，以至於今日仍可常見於臺灣社會的各個角落。

（五）第二場次第二位發表者：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高奕睿教授

本次論壇最後一位發表者高奕睿教授以〈敦煌寫本上學士郎所書的個人備註〉為題，分析敦煌文獻中題記署名為「學士郎」的一批特殊寫本。高教授表示，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寫本當中較為特殊的一批，是包含學士郎題記的寫本。這批寫本總共約有 150 件，是由當時在敦煌寺廟裏學習的學士郎抄寫的。其中一批寫本的背面有著一些看似隨意的文字內容，前人學者多將之稱作「雜寫」。這批「雜寫」的文字有時比較繁多，看起來也比較雜亂。其中偶爾可以看到書寫人用來宣稱自己擁有這件寫本的備註。高教授整合收集了這類備註，將之視為一個具體現象進行研究，從而知曉有學士郎題記的寫本在一段時間內是一直連續使用的，使用者並不只限於抄寫正面文本的學士郎一人。因此，這種寫本上所見的文字不一定屬於同一年代，存在著抄寫時間上的差異。這些差異有時僅為數天，有時可達數月或數年。意識到這些「雜寫」內容的性質與作用，對我們進一步認識和理解敦煌學士郎寫卷有著至關重要的價值。

本次論壇同步於本館臉書直播，線上及實體與會者逾百位，會後討論相當熱絡，期盼透過「敦煌學論壇」盛會，為敦煌研究挹注新能量，讓經典傳承，綿久流傳。